



我馬遺痕

857.64
2620
816230
复旦大学图书馆

戎馬遺痕

RAT63/04

吳光韶著

短篇小說集

复旦大学图书馆
藏书之章

上海

北新書局印行

1930



1930, 5, 31 初版

1—2000

每冊實價四角 ●

目 錄

異話（浙水異生姜超嶽的話）·····	1
亞麗·····	5
綁票·····	31
流落·····	51
證章·····	73
劫後·····	89
皮帶·····	97
出征·····	107
迴師·····	113
再鼓·····	127
謁獄·····	137

異 話

—— 浙水異生 姜超巖 的話 ——

“異生，你看現在中國的小說界，究竟怎麼樣？”光韶有一次這樣問我。

我說：“我不是小說家，那裏敢回這個解答。但憑我個人的經驗的直覺，總覺得現在中國的小說界，愛情化的小說特別的多，似乎‘情’，‘愛’，是小說的味之素，沒有這種素，便不算頂呱呱的小說。那種現代人生所需要的

小說，就是那種以革命爲對象，以社會爲背影的小說，實在太少了，實在太無人注意了。”光韶聽了表示很滿意的樣子。

“異生，就小說作法的本身論，究竟要具備什麼樣兒的條件，才算有價值的作品？”光韶另有一次這樣問我。

我說：“一篇小說，不管他什麼東化，什麼西化，什麼古典派，什麼浪漫派，寫實派，只要能夠使讀者整個的身心，都溶在小說當中——在讀的時候，對於當中的事實，分不出是真是假，是爲自己寫照，抑是另有其事；在讀過以後，腦壁上深深的刻了一段影像，永遠，永遠不會泯滅：這種作品，纔算得最有價值的作品。”光韶聽了，也表示很滿意的樣子。

光韶是我十年前的同學，是我同學

中喜歡研究小說的一個。這次北伐，我倆同在一塊兒工作；戎馬餘閒，光韶嘗從事於此。四月出征，七月到北平，總計這半年中，完成小說若干篇。現在整理一番，將要出版了，要我給他一序。媿我譚陋，不能做文，更不善做序，只得把平時和他所談論，有關小說而且比較重要的寫出來，藉以塞責，塞責。聰明的讀者，這部小說究竟怎麼樣，大概總可知道了。但是，佛頭著糞，罪過，罪過！

革命軍統一中國之年國慶後五
日于北平蔣總司令行營

原书空白页

亞 麗

麗妹：

這是我給你最後的一封信了。

當我提起筆的時候，我的心中，只覺得如怒濤的翻騰，如萬箭的攢簇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是什麼痛苦；千種的離懷，萬般的情緒，恨不得把牠并做一句話，并做一個字，立刻傾肝倒肺，點滴不遺的嘔吐出來。

你大概還記得很清楚吧，我倆臨別的那一個又香甜，又辛酸的接吻。麗！你

應該知道：這是我倆今生第一個接吻，也就是我倆今生最後的一個接吻。

今夜，就在今夜的十二點鐘喲，我方就要開始總攻擊了。趁着我還在人世的這個短促時間中，我應該向你訣別，應該把我一向隱藏在心坎中的祕密，一絲不掩的吐露出來。

麗妹，這是我倆都明白，都不肯說破的祕密。我倆因為處境的相似，性情的相似，年齡的相似，那播弄世間青年男女的愛神，更從中撮合，使我們有認識的機會，于是不期而然的結成異性的朋友。但是那神祕的愛情的毒菌，牠是充滿着，潛藏在任何青年男女的心靈中，血液中，纖維中的，牠是得着機會，就有暴發的可能的，並且具有不可遏止的魔力的。啊！這種魔力，在我倆的心靈中，已經不知不覺的放肆起來

了，我倆的相愛，已經漸漸衝過友誼的防線了。

的確，我心坎的極深處，已經在祕密的，瘋狂的愛你，并且和世間的一切愛人似的，想佔有您的全部。但是，那宗法社會的權力，彷彿張着如火似的巨眼，隨時隨地都在監視我們，在和你分別以前的幾個月中，只要我有運思的機會，我嘗是這麼翻復的攷慮：我倆的愛情，在表面上，雖不見得十二分的熱烈；但是潛伏在我們心靈中的，彼此已經到了白熱的程度，這種傷心的，強制的，不得已的虛僞，決不能永久的維持。那麼毫不客氣的，聽那愛情的魔力，在我倆的中間，肆意的猖獗麼？但是，你所處的那種地位，你家庭的那種聲望，使我愈愛你，愈不能愛你。絕交麼？這會立時使我癡狂，癡狂到自殺；

就是在你，也是辦不到的事。——三天不見，就會疑神疑鬼，惦念我是生病，何況是絕交麼？這些，這些，那時曾佔據我全部的思想，全部的精神。

最後，愛情的熱血，和愛國的熱血交流着，於是爲愛情而犧牲的決心上，更渲染了一種愛國男兒的光榮。使我毅然決定‘殺敵去！’我就這麼向你辭別了，這麼加入戰線了。

時光如飛似的過去，我們一別又兩年了。在這兩年中，我忍心的不曾給你一封信，我何嘗不知道你盼望的焦切，你那臨別的叮嚀，最少一月兩封信的預約，彷彿還不斷的吹送在我的耳中。但是，我要使你漸漸地忘却我，最好是引起你的反感，漸漸怨恨我，只有這麼辦啊！這是我對你不起的地方，也就是我愛你的地方。上帝啊！你那醉人的臉

兒，你那迷人的風致，你那勾人的一切，已經在我的心坎中，打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火烙印；我們分別愈久，這個火烙印，就愈明顯。但是，我希望，希望你早已把我忘却了！

啊，麗妹！已經十一點十分了，距出發的時間，只有五十分鐘了。我想起那戰場上啊：幾千幾萬的步槍，都向我們瞄準；數不清的機關槍，都向我們掃射；一顆顆的炸彈，都向我們拋擲；一把把的刺刀，都向我們刺擊：隨便那一種，都可以穿通我們的腦袋，都可以殘毀我們的肢體，使我們的血，變成血泊，使我們的肉，變成肉漿。但是，這些，我都不怕，我一點不怕，這就是我的決心，這就是我戀愛的結果。我不死，不算真實的愛你；要是真實的愛你，就不能不死。我死了，纔可以堅固

你真操的壁壘，纔可以保全你在宗法社會上的聲譽。我爲愛而犧牲，更爲國而犧牲，這是多麼悲壯，多麼光榮啊！好男兒！鮮豔的血花，消滅在男女的擁抱中，何如移植在爲黨國而奮鬥的戰場上啊！

啊喲，麗妹！已經吹預備號了，死神已經在歡迎我了。我除了你，可說是一無依戀的。你的照片，我兩年以來，都是貼身帶着的；你織的絨線衫，天氣雖然不冷，我還穿在身上；這些，就是我最珍貴的殉葬物品。其實，我把麗妹的印象，帶到地下，已經夠使我安撫了。

麗妹！我的麗妹！！別了！永別了！！希望你，千萬的希望你，不必爲我的陣亡而悲傷！你看見革命成功，就是我所給與你永遠的安慰，你就可以說：“這

偉大的事業中，也有你愛人一份的功績。”

最後，我祝你 永遠快樂！

你的父親前，請爲我問好。

劍虹三，十五，

一個顏色蒼白的少婦，把這封信，展在床前的一張小桌子上，眼淚已經把那幾張像廢紙似的信箋浸透了，墨水受着淚珠的沾濕，字跡已模糊得不可辨認了。其實，在少婦飽含淚珠的眼中，雖然她把鼻子幾乎貼着那幾張濕透了的信箋，仍舊是漆黑一團；在她心目中分外活躍的，只有‘…不死……不算真實的愛你……真實的愛你……就不能不死……別……永別’這些字眼吧了。

這時，正是盛暑的深夜，狂風夾着雷聲，正在醞釀一陣傾盆的暴雨。窗子

被狂風吹得格格地響；一盞暗淡的燈火，迎風搖曳；閃爍的電光，顯示一種不可抵當的威棱，從窗際間歇地射入。頓時，使這間房子彷彿陷入陰森的地獄中，立刻引起無限的恐怖與淒涼。

這少婦，就是劍虹的愛人，亞麗。她是富翁少霖的女兒，在省立的女子中學裏，曾經畢過業，在A縣的婦女界裏，算是傑出的人才。她出嫁僅僅兩個月，她的丈夫，一個承襲豐厚遺產的荒唐少年，就死掉了；她已經在母家孀居了五年。

她，因為歷年的憂鬱，瘦削的兩頤，益發襯出她那鼻子本來的俊偉；一雙圓圓的大得和她鼻子相稱的眼睛，依舊存着三分的媚媚。一副金色燦爛的鈕扣，因為是她愛人劍虹最初的贈品，雖然式樣已不入時，她不論冬夏，常是把

牠扣在外衣上；腰際的兩顆，因為她不斷地摩弄，已經光滑得迥異尋常了。

這封信，是從 C 師司令部轉來的；并且註明，是由掩埋隊，在豐縣的戰地上，一個陣亡屍身的荷包裏搜出來的。的確，信封上（死者在生前已經把他寫好的信封），還存着點滴的血跡呢。

在薄暮，郵差把這封離奇的信送到的時候，亞麗還沒有把牠讀完，已經哭得昏厥過去，到了這時纔蘇醒轉來；這般陰森，恐怖的環境，益發引起她的哀思與淒涼。

這時，她平日在各種報紙上，各種雜誌上，各種說部上，以及傳聞所得的各種戰地上的慘狀，一種一種，都變成可怖的幻象，呈現在她的眼前。她彷彿看見她心愛的劍虹，僵臥在屍體橫陳的殷紅的血泊中。頭部從眼睛以上的半